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八義 第三十四回 畢振遠父子訪婿 猛英雄戰未婚妻

話說東邊搭話之人，乃是閃電腿劉榮。劉榮看見了，心中暗想：這幸虧能把苗慶掛到外邊，這要掛到裡邊，誰能知道呢？書中暗表：劉榮在後邊，他想：石祿是我請出來的，第二他是王爺心愛之人，他倘若有個好歹，王爺這個關就難過。那沒別的，我在這個孩子身上，就得注意。倘若出了一條人命，在逢州府縣，他被官府拿了去啦，那老王爺知道，他能為大家解化。劉榮有此一想，所以他才跟了下來。到了柳林裡邊，聽見石祿說：「飛兒呀，你不會飛嗎？」劉榮趕忙往前跑來，到了切近，正看見石祿掛苗慶，他這才說：「別掛」。後來掛完他走啦，劉榮進到林中是搓手擦掌。苗慶說：「劉六哥，你一向可好？怨小弟不能與您行禮，我們弟兄是被走而大捆的。您先將我五弟解開吧。」劉榮答應，這才上前先把張明解開。張文亮爬起，先結好絲條帶，然後衝東跪倒磕頭。此時劉榮在正南。苗慶說：「五弟呀，此地沒有外人，你還不露出真相來哪。」夜行鬼說：「我劉大哥知道。」大家從正東來，到了柳樹林，眾人全都下了馬。杜林說：「哪一位會上樹？將苗三叔救了下來。」魯清說：「我會上樹。怎麼這麼高呢：要把他解下來往地上扔，可不成。」苗慶說：「魯二哥，您把我綁繩解開，底腿放在樹枝上，我自己就可以下去。」魯清說：「好吧。」說著爬上了樹，照他所說，把他解開。苗慶自行跳了下來，大家見禮。有不認識的，有宋錦與他們介紹。大家禮畢。苗慶說：「大哥二哥，咱們這哥八個裡頭，誰叫大肚子四？誰叫小腦袋瓜？」宋錦說：「三弟你別提這件事情啦。是誰把你們哥倆個捆上的？」苗慶說：「是走而大呀。」宋錦說：「他不叫走而大。你可認識聖手飛行石錦龍？」苗慶說：「我知道？」宋錦說：「那就是大兄長的次子，玉藍石祿。我那年同你到石家鎮，去的時候，那個孩子才八九歲。」苗慶說：「是那個在院子裡練雙鏢的那個呀。方才他拿那一雙鏢，砍樹來啦。我想到那裡，我一問他，他說他不叫石祿，他叫走而大。為人怔欺老，可別欺小。□幾年的光景未見，這個孩子在山東省就成了名啦。」杜林來到近前說道：「三叔，我杜林與您叩頭啦。」苗慶說：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杜林說：「我姓杜，名叫杜林，混海龍的便是。」苗慶說：「你父是哪一位呢？」杜林說：「我住家在兗州府西門外杜家河口，花刀杜家第五門的。」苗慶說：「杜林，雖然說你父與你叔父，在外久闖，可是也沒有你的名望大。在山東省，你可算是著了名啦。在這北邊一帶，是他們蓮花黨的人，提起山東的人，他們全說山東有一個小孩太扎手。」杜林說：「只要是他們蓮花黨的，來到山東省，三條大道走當中，那是高枕無憂。他要往正道，往斜道上一去，那時我是輕者叫他帶傷，重者叫他廢命。您上這裡做甚麼來啦？」苗慶說：「從打我們弟兄，慶賀守正戒淫花已完，是各歸各家，老沒見著我兄長。是我弟兄放心不下，這才找那白四弟，二人到了一次蘇州，找好張文亮。那時張明他與六弟有事，我們先到了山東兗州府，九寶橋陶家寨，見了陶氏安人。安人說，您兄弟走啦，上西川去啦。我弟兄從那裡到何家口，那裡有人把守，聽姜文龍所說，眾位全上西川報仇，我大哥二哥也在內，因此我們才往這邊追來。杜林呀，皆因你五叔，拿他那包袱，要試探市井之人，才巧遇走而大。他要拿你五叔的包袱，這才打了起來。杜林呀，我們弟兄算栽啦，我們八門的人，沒讓人捆上過。」杜林說：「你老二位不算栽，因為現時這裡沒有下三門的人，外人不知道。這全是正門正戶的人，那可又怕甚麼呢？再者說，那鏢行二老，比你們哥倆成名不成名？他們老二位，全在我石大哥手下，甘拜下風；鏢行□老，我三伯與我四伯父，也不是他的對手，他們全是著了名的英雄。」夜行鬼張明說：「杜林呀，那個走而大就是石祿？」杜林說：「不錯，那走而大是他假名，石祿橫練三本經，善避刀槍。」張明說：「幸虧他直瞧咱們刀的護手盤，跟咱們大師兄一個樣，要不然就許被他結果了性命。」杜林說：「五叔您別說啦，他全給您哥幾位撮了鬼萬啦！石祿管我宋大叔，叫大肚子四，管我二叔叫小腦袋瓜。給我三叔您，起個外號叫飛兒，四叔叫漂。五叔哇，我說您可別過意，他管您叫小瞎子，我六叔叫鬼腦袋，七叔是猴，八叔叫鼠。」那位說，石祿成了傻子啦？不是。諸位想一想，他要真傻，後文怎麼作總鎮呢？再說他也學不會一對雙鏢呀！這對雙鏢乃是石錦龍的親傳，一百二□八趟，一趟折八手，一手折八招。石祿能為除賈斌以外，沒再比他強的。那麼他有硬對沒有？中套有一個，是在大蓮口，此人姓薄名林，外號人稱魂化魂，掌中一對藏龍雙棍。還有鄱陽湖北岸武家莊，大爺叫神力將武連思，掌中一條禹王神槊，純鋼打造，他這是橫，乃是一隻手拿著一隻鐵筆。二爺叫雙臂童子武連方，掌中一對坡刀，每口二□四斤重。三爺叫武連永，道號曉真，掌中一對二郎奪。這是石祿的硬對。將來到後套他們立三光以及綠林鬆棚會，他們弟兄三個人在地下埋伏地雷，要害天下眾賓朋，此是後話，暫且不提。書說當下。杜林說：「那麼我四叔哪？您不是一同來的嗎？」苗慶又將祝家河的事情，細說一遍。杜林說：「那麼我四叔，他一個人奔西川啦。列位叔父伯父，那就千萬別在這裡等著啦，咱們一同往正西，追趕我四叔要緊。」張文亮一聞此言，不由心中暗想：別看杜林人小，他說出話來，全通人情，合乎情理。大家一齊往回走，暫且不提。

如今且說石祿，騎黑馬一直往正西，太陽壓西山啦。前邊有一道山口，鬆樹裡頭是附近村子裡的一個糧食市，□天是一大集，五天為一小集。石祿這天來到此處，正趕上是集的日子。這樹林裡集市還沒散淨，還有許多人，正在那裡收拾糧食呢。人群裡有一輛小車，東邊有個席圍子，裡面有行囊褥套，又放著一堆假兵器。西邊有藤子編的圈椅。在小車車把後門子這裡，坐著一位姑娘，身高一丈，漢壯魁梧，面似黑鍋底，大耳垂輪。雖然女子長得是男子貌相，寶劍眉斜插入鬢，二眸子灼灼放光，鼻直口方，玫瑰紫的綁身靠襖，翠藍汗巾紮腰，紫色底衣，大紅抹子鞋，鞋尖有一朵紫絨球，那是硬尖軟底鞋。書中暗表：那絨球內暗藏倒鬚鉤。再看場內站著一位公子，年歲也就是在二□五六歲，身高七尺，細腰紫背，身穿一身荷花色的衣服，五彩絲鸞帶煞腰，雙疊蝴蝶扣，黃絨繩□字絆，矮腰白底靴子，頭帶一頂荷花色公子巾。在小車旁著一位老者，身高九尺開外，胸前闊，膀背寬，精神足滿，面如蟹蓋，摻白寶劍眉，斜插入鬢，鼻直口方，大耳相襯，一部花白的鬚鬚，藍綢的單頭，前後撮打拱手，鬚鬚皆白，身穿月白布貼身靠，粗布護頭，護領上頭滿都是鈔鞭錢，藍色的絲鸞帶煞腰，月白底的底衣，腳踏魚鱗灑鞋，藍色的布襪子，花布裹腿，懷中抱著一口金背砍山刀，刀面寬，刀背以裡，有兩道血槽。按刀譜而言，單血槽的為金背刀，雙血槽的為金背砍山刀；刀背上要是，那就算是坡刀；還單有那麼一路截頭刀，那種刀是沒有刀尖；還有的是軋把撬尖渾鐵雁翎刀，這路刀是最體輕不過，他是用純鋼打造的。書中墊筆，這刀名原為□八樣，槍名為九樣，棍名為五樣。按刀刀裡說很深，學徒我可不知道詳情，這不過就是這樣的草草一表而已。開言還是休提。

且說當下這個老者，由此處往四面出去二百里地，合著就是在這四百里地以內說吧，沒有不知道這個老者的。這時候就聽那位老者說道：「列位呀，你眾位能不能可以替我請一請那練武之人，前來與我們父子來比試比試呢？我父子來到了此處，就為的是以武會友。」這位老者站在那裡說著話，回頭說道：「畢廉呀，你快從車門子裡拿出金銀來，好叫眾位前來比武。」那公子答言，便從車門子裡取出兩個金元寶。一對銀元寶，又取出許多散碎的銀兩，放在桌上。就聽那位老者說道：「列位練武的老哥們，哪一位會幾手，全可以過來比試。踢我一個跟頭，拿走一個金元寶，打了一拳，拿走銀元寶。踢我一個手按地，那散碎的金銀就全拿走。若將我父女全打敗，那時我們爺三個拔腳一走，草刺不拿，全是你們的。」石祿一聞此言，在馬上往裡面看，再聽他還說甚麼。又聽那個老者說道：「我是在這裡等朋友，已然待了一個多月，每天在此練武，按畢某看來，你們這個荷包村內，沒有多少練武之人，不敢前來與畢某我比武，不用說你們全是吃豆腐渣長起來的。有一個不怕死的沒有？我一掌要打在你的身上，叫你往出冒白漿。」石祿一聽，心中大怒，連忙翻身下馬，說道：「老黑，你在此等我一等，待我打他個老排子去。」下馬之後往北一看，見那邊站著一個人，身高七尺身穿三稜子草的蓑衣，頭戴一頂竹輪巾，面似蟹蓋，細眉毛，大眼睛，雙耳垂輪，蒜頭鼻子。石祿看完他並沒注意，自己來到近前，說道：「老排子，你別說大話呀。」那老者說：「黑漢，你前來做甚麼？」石祿說：「我到此地要與你擦擦手，你把場子弄大一點。」那老者用刀在地上面，口中說道：「列位往後，列位往後。」當時將場子展大啦。那看熱鬧的人，全都往後。石祿正要上前，那個穿紫衣的就奔石祿去啦，到他旁邊說：「我看你還架不住我一拳呢。」說著，往前一上步，雙風灌

耳，就進來了。石祿往下一矮身，左手一托他腕子，右手一撮他中臍，口中說道：「你出去吧，小子。」當時將他扔出圈外。此人心中所思，這個黑大漢的武藝，比我可勝強百倍，因為他一拿我的腕子，我半身麻木。自己爬起來，就不敢再過來啦，便在西面，登著小車，往裡觀看。那老者問道：「黑漢，你看這個場子如何？」石祿說：「行啦，我要踢你一個跟頭啦。」老者嘿嘿一陣冷笑，說道：「你把那金銀全拿去。」石祿說：「那麼我要打你一個手按地呢？」老者說：「你把那金銀全拿去。」石祿說：「我要把你踢倒，力劈兩半呢？」老者往後一退，上下一看石祿，遂說道：「這個黑漢，你且住口，休要說些胡言大話。我來問你，你我是過兵刃，還是打拳腳啊？」石祿說：「隨你便。」老者說：「你進來是赤手空拳。我若是與你過傢伙，那算畢某我欺壓於你。」說著話將刀放在車旁說：「姑娘，你瞧著點。」那個大黑姑娘一點頭，老者這才將鬚鬚一分撮兩根繩疊好結好一個扣，說道：「黑漢，我已歸攏齊啦，瞧你的啦。」石祿說：「我不用收拾啦。」書中暗表，石祿早將那一堆碎銀子，抓在兜囊之中啦。那老者說道：「黑漢你為甚麼將我那銀子抓起？」石祿說：「少時咱們一比試，你就活不了啦。」老者一陣狂笑，說道：「好你個黑漢，不是我說句大話，某家自出世以來，還真沒遇見過硬對。除非那年在夏江口，石家鎮，我們那位親家，他在我老畢的肩左，不在我肩右。除去那人之外，四山五嶽任何英雄好漢，也得在我手下丟醜。黑漢你休走看招。」說著話左手提手一揚，右手使了一個劈心掌。石祿一見他掌到忙往旁邊一閃身，這個壁面掌打空了。那老者一見又一進步，穿心掌打到。石祿一看忙一轉向，老者撒手變招，白猿獻桃，撮掌打來。石祿忙一坐腰，使了個野馬分鬃，往左右一分，說道：「老排子，你不用動手啦，三招已完，咱們兩個人仇可大啦。嘿！老排子，那是大清說的，咱們兩個人可分個勝敗。」說著話上前就打。老者一看他的拳腳，出來全帶著風，嗡嗡的直響。別看他那麼大的個兒，到了下三招的時候，真能一疊三折，心口挨著地皮走，往上一躡，能起一丈開外。不由心中暗想，此人面貌好像有拙笨似的，其實不是，原來他是外拙內秀。想我在山東一帶，久站四大冷海，一輩子成名，我要輸與他，那我可就栽啦。

一枝筆不能寫兩下裡的事。那黑姑娘看見他們動了手，她忙站起來將刀拿起，心中暗想：我父已然年邁，老不講筋骨為能，英雄出在少世，倘若少走半步，看見拳腳步眼，若有一個露空，我爹爹就有性命之憂。她正想著，那老者使了一個太歲壓頂打下來。石祿往左一轉，右腿抬起，使了一個百步翻身法，他便將老者的雙膝蓋就攔上了，右手在上一翻掌，說聲：「老排子你趴下吧。」老者此時再躲，那就來不及啦，當下如同鐵門坎，休想躲開，可是自己也得躲上面的右掌，連忙雙手按地，雙腿揚起，好像蠟子爬似的。石祿一見，忙將左腿飛起，當時，將老者抽倒，上前一腳踏住老者的右腿，貓腰抄他左腿，說了聲：「你兩片的小子。」正在此時，背後金刀劈風，那個黑姑娘的刀砍到。石祿忙撒開老者腿，翻身擺連腿，就踢上啦，刀已踢飛。這個時候那老者說：「姑娘你快與我報這仇。不知我與他人有何冤仇，他要將我力劈兩半。」石祿也跳在一旁，說道：「你穿那樣鞋，我不跟你玩啦。」老者說：「姑娘你可別饒這人。」姑娘的砍刀，被石祿給踢飛啦，當時說道：「大黑小子，你家姑娘決不能與人善罷甘休。」石祿說：「你敢情是大黑小子，我老娘說啦，不叫我打你，是你們穿紅鞋的，全不能打。」黑姑娘說道：「你不打我，我可打你。」說話之間，上前當頭就是一掌。石祿雙手往上一分。男女二人過招，兩個人拳腳純熟，一個受高人的傳授，一個受名人的指教，二人的門戶一般大。

書中暗表，此女乃是賽無鹽飛俠女畢賽花，乃是畢振遠的親傳，掌中一口鋸齒飛鏢刀，左右的盤肘弩，會打左右手袖箭。又會打三塊蓮子，左右緊背低頭釘，敗中取勝套魂索一條。此女文武全才，智勇雙全。那老者就是畢振遠，乃是清江四大冷海，南海口內東海岸盤龍島，想當年在那裡插草為標，立刀為寇，攔路打搶，斷道截人，勾串江洋大盜，坐地分贓。在那山上會水的兵卒，有五萬出頭，手下偏副戰將不少。四山五嶽，佔山占島的一萬有餘。畢振遠在年幼之時，不論那路的鏢，他一概全截。有許多的探子，遠出去探，有探船往來報告。他也有幾樣不載，女眷的船不載，帶家眷的他也不載，除此之外，無論誰的鏢，他是全截。量物作價，三七扣帳。比方說，這個鏢船值一萬吧，他得要三千，因為他不准各路鏢船從島前經過。水面動手，掌中一條五鈎神飛槍，壓倒清江地面。

那時宋帝將一遷都，將杭州改為臨安城。皆因鏢行□老，立興順鏢行，將臨安一帶，保證的路不拾遺，夜不閉戶。當時有人，奏明聖主。皇帝是明君，立時賞他一面小旗子，上有四字，是如朕親臨。他們這座鏢店，開設在臨安城，南門外路西，一立之時有四五年啦，外邊的名聲大啦。那時有臨安西門里路北紅貨行，此人姓嚴名春，住家清江四大冷海東海岸，嚴家坨的人氏。此人真趁百萬之富，要打算把銀錢運回家中，可是知道沿路上太不好走，他便跟手下人打聽。手下人說：「哪裡的鏢您也不用僱，您就去到本城南門外興順鏢行，面見那達官蔣兆熊，除去他們，別人誰也不行。再說非走南海口不行，北邊是過不去，南海口內路東有一盤龍島，那裡為首的一個賊寇，姓畢，名叫振遠，號叫土雄，外號人稱巡海蒼龍。」嚴春一聽，不由心中暗想，我倒是也聽人說過，那裡的鏢難走，這興順鏢行，有□位達官，他們還有御賜的牌匾，我借著他們點時運財運，或可以平安到了家中；如果我將銀錢運到家，那時我破三□萬，賑濟東海岸那一帶的老鄉民，若有困苦來找我的主兒，我是儘量幫助。自己暗中許下此願，他這才來到興順鏢行，到了門前抱拳拱手說道：「眾位達官。」當時有馬子江來到外面，問道：「您找誰呀？」嚴春說：「我有點銀錢，要打算請您給運到家中。」馬子江說：「您貴行發財。」嚴春說：「我是紅貨行。」馬子江說：「你這個買賣座落在甚麼地方呀？」嚴春回答說道：「您要是問我們這個舖子，是開設在臨安城西門裡，字號是天順祥，專賣珠寶玉器，乃是紅貨行。」馬子江一聞此言，忙問道：「嚴掌櫃的，您紅白珠有多少萬？」嚴春說：「您真姓？」馬子江通了姓名。嚴春說：「馬達官。」馬子江說：「我不是達官，我是鏢行的伙計。」嚴春說：「馬爺，您給我介紹一位達官。」馬子江說：「您跟我說的明明白白，我好回稟我家達官。您得跟我說的必須遙遙相對，那才成啦。」嚴春說：「不算別的，淨說黃白二珠，一共就是四百七□萬。」馬子江說：「要上車那就得用二□七輛。到揚州僱船，就得三隻大船。您在此等候，待我往裡與您回稟。」當時將他讓到門房，給他到了一碗茶。馬子江將要往外走，有小伙計在旁叫道：「馬大叔，您做甚麼去呀？」馬子江說：「我去回稟達官去。」小伙計說：「您還沒問明白呢，就去回話去，好叫焦老達官抱怨你呀。」馬子江一聽也對。小伙計說：「這就不怪我多說啦吧。凡是對你們有益處的，我全說一說，省得受人家抱怨。」馬子江問道：「客官您祖居哪裡？」嚴春說：「我祖居清江四大冷海的東海岸嚴家坨。」馬子江一聽，不由一皺眉，這才轉身來到裡面，見了蔣兆熊，便將此事細說一遍。蔣兆熊說：「列位賢弟，這趟鏢倒可以去，光咱們腳費錢能掙幾□萬。一來咱們哥□個名姓立住啦，第二來，這鏢店的名聲是萬無一失。這趟鏢可稱是心中之意。不過有一樣，那南海口內盤龍島，水寇武藝高強，極為出眾。」大家一聽說道：「蔣大哥，少時您見了那個嚴掌櫃的，您用大價一抗他，就許把他給抗走啦。」

蔣兆熊說：「你拿價抗人家，還能出的了圈去嗎？這一次咱們給他保到了地上，咱們有二年不開張，這個銀錢全都夠用的。此買賣若是作了下來，連一個伙計都不能傷，咱們的名姓可就立下啦，從此揚名四海，那時我情願將咱們北隔壁那座武聖人廟重修。」飛天豹焦雄一聽說道：「兄長，您去向他商量去。要將此事商量好啦，我可以去請人去。您我弟兄武藝不敵，可以請咱們那位朋友。」蔣兆熊說：「二弟，咱們好友雖多，可是您要請那藝業淺薄之人，那可不成吧？」焦雄說：「兄長。我要一提此人，准奔兄弟心頭上來。再說水寇劫鏢可劫多啦，無論哪個鏢店一提東海岸，誰都心中發點顫。」蔣兆熊說：「錯過石大弟不可，除非石錦龍，那一位也不成。你我那大弟，人家已然退歸林下啦。」焦雄說：「他退歸林下，我也得把他請出來，好助力鏢行。」蔣兆熊說：「那麼您在此聽我的話吧。」說完蔣兆熊來到櫃房。馬子江說：「達官，這就是嚴掌櫃的。」又說道：「嚴掌櫃的，這是我家總達官。」嚴春上前說道：「老達官，我今天此來特為托您點事。」蔣兆熊說：「嚴掌櫃的，您說哪裡話來啦，有話講在當面。」嚴春說：「蔣達官，我打算將銀錢寶物運回四大冷海東海岸家中，您可以用多少花用呢？」蔣兆熊說：「我要說出一個價來，您到各行去問去，你管保不敢應。中途丟一個草刺，我們包賠。」嚴春說：「達官，您將價說足啦，一共多少錢？」蔣兆熊說：「那是當然，我要出價來，你們可也別駁回。腳費錢一共五□萬白金。」嚴春道：「您可以帶多少人？」蔣兆熊說：「您珠寶紅貨，金銀

等項太多。」嚴春說：「達官，我給各位達官，連鏢行的伙計，增加酒錢五萬兩。您是鏢行人，我是紅貨行人，咱們倚靠神佛吃飯。這五萬兩白金，我一人拿出一半，您拿出多少我不管。將來平安到家之後，鏢店北邊這座聖聖人店，我是重建廟宇，再塑金身。」蔣兆熊一聽便道：「正趁我中心之意。」遂叫道：「子江、子燕、金平、玉平，你四個人趕奔廟堂，把方丈請來，就說這裡有重修廟的施主。」他弟兄四人，一聞此言，轉身往外行走，來到鐵佛寺，上前扣打山門。裡面有人念了一聲：「阿彌陀佛，外面甚麼人叫門？」馬子燕道：「法明，你師父可在廟中？」法明道：「正在禪堂。」馬子燕道：「你快去回稟，我們店中來了一位客人，要重修你們這座廟宇。」小和尚一聽，連忙將門開了，請進四個人。四個人道：「法明呀，鏢行的事情太忙，你趕緊到裡面回稟一聲吧。」法明來到了裡面便道：「師父，您快到外面看看去，現有鏢行的伙計，前來請您，說有施主要重修廟宇。」紀緣聞聽此言，心中大喜，連忙來到外邊，隨著四個人，同回到興順鏢行。是出家人全是那樣，要是有那重修廟宇之人，他們全喜歡，全都歡迎。紀緣來到了鏢店，蔣兆熊說道：「老方丈，現今有家施主，口出願言，落地重修廟堂，塑化金身。」紀緣說：「施主，我看您的氣色，說一不二。您有心還願，全家滿門衣食住，傳下三代是高枕無憂。」嚴春說：「方丈啊，我與這位老達官，我們二人是共了心啦。還家的金銀是我的，而今我孝敬二萬白金，有不夠的時候，那就請將老達官給接著點，落地重修。」僧人點頭，當時回到廟中，叫來土木工人令他們瞧著工程。大家看好，紀緣與大家商量重修廟宇不提。如今且言蔣兆熊大家，和嚴春兩下說好，便令他先回到櫃上去，遂說道：「嚴掌櫃的，您先回您櫃上去吧，等我派大家到一趟夏江秀水縣，到那裡之後，去請我那拜弟石錦龍來，約請那聖手飛行去。若將此人請出來之後，無論是甚麼樣為難的大事，都能夠解決了。因為我那大弟，若論他的武藝，實在是出色的人物，他能為出眾，武術超人，水陸兩路的英雄。那拜弟石錦龍要是出了世，真能夠輔助鏢行。」回頭叫道：「二弟你得走一回。」焦雄說：「是啦啊。」立時命人抬槍備馬，自己將應用的東西拿齊，又拿好路費，備好一份請貼，蓋好哥四個的名戳。當時辭別大家，來到外邊接過馬來，拉馬匹往南走，出了南關廟，焦雄飛身上馬，由此動身，向夏江走去。

一路之上是饑餐渴飲，夜住曉行，非止一日。這天來到了秀水縣，他是穿城而過，來到南門以外，看見對面來了一位老者。焦雄忙翻身下馬，向老者一抱拳說道：「我跟你打聽一個地方，您可知曉？」老者一看，遂說：「來者可是達官？」焦雄說：「豈敢。」老者說：「閣下可認識於我？」焦雄說：「我不認識您，不過要打聽一個道路。」老者說：「但不知是甚麼地方？」焦雄說：「上石家鎮往哪裡走？」老者說：「您要上石家鎮，順著道一直走，不出二里地，在道旁有一片樹林子，那裡就是石家鎮。」焦雄一抱拳，忙說：「道謝，道謝。」說完飛身上馬，馬上加鞭，直奔那片樹林，少時來到石家鎮。焦雄翻身下了馬，拉馬而進，過了海河橋，順著莊牆往裡。當時有北門守護的莊丁，上前一抱拳問道：「達官，您是穿莊而過？還是到莊內找人呢？」焦雄說：「我到莊內找人。」莊兵說：「您找誰呀？」焦雄說：「我找聖手飛行石錦龍。」莊兵說：「您貴姓呀？」焦雄說：「我姓焦名雄，人稱飛天豹的便是。」莊兵說：「好吧，您在此等一等，待我與您查一查總帳。」說完了話，他進到更房，拿起人名簿來一看，原來上面注寫著有焦雄的名字，乃是興順鏢行老中的，連忙放下，出來笑道：「達官爺您隨我來。」當時便將他帶到石家門口。焦雄將馬匹栓好，正一正頭巾上前叫門，裡面僕人出來問道：「您找誰？」焦雄說：「你給往裡回稟我那大弟，聖手飛行石錦龍，就說我焦雄前來拜望。」僕人到裡面，功夫不見甚大，就聽裡面人聲一亂，有人說道：「快去出迎，原來是你我的二哥來啦。」當時大家來到外面。焦雄一看，正是石錦龍、石錦彩、石錦華弟兄四人，來到屏門裡外，上前說道：「兄長在上，小弟我與您叩頭。」焦雄連忙用手相接，說道：「四位賢弟，快快請起。」石錦華當時將僕人叫過，先把馬匹拉去，刷飲喂遛。這裡四個人將焦雄讓到裡面。錦龍說：「兄長，哪一陣香風，將兄長您飄到此地？」焦雄說：「賢弟，我有要事相求，故此才登莊拜訪。」石錦龍說：「二哥，你我自己弟兄，何必客氣呢？又說甚麼有要事相求呢？您有事盡管說出。」焦雄說：「有一件事，必須大弟前去才成。」當時便將嚴掌櫃的事前後，說了一遍。石錦龍說：「二哥呀，如今小弟我是退回林下的人啦，已然洗手不再保鏢行。有幾路鏢行人等，全可以走哇。那年東路三老，曾約過我一次，我沒出世。這個呢有許多人等傳說，我全灌滿了耳音，倒是也想上四大冷海走走，看一看老賊有多大的本領。」神槍焦雄說：「這裡有我們哥四個的請貼。」說著取出請貼。石錦龍忙伸手接了過來，放在桌案之上，叫過三個兄弟，過來參拜請貼。焦雄一看，他還是古派，連忙上前用手相攬說：「三位賢弟免禮。」石錦龍說：「二哥，那水寇斷喝鏢行，沒有人敢走南海口的鏢。要有走的，小弟我不為掙甚麼，專為門門這個水寇，省得斷了這股鏢道。我看看我這對銀鞭，掃得了掃不了那座山寨。不過現下我不能離身。」焦雄說：「大弟你為甚麼不能離身呢？」石錦龍說：「我有長子金藍石芳、次子石祿，石祿今年八歲啦，天真爛漫，他離不開我的身，此孩生來烈性太大。」焦雄說：「你把此孩叫來我看看他。」石錦龍當時命僕人到後面把石祿抱來。此時玉藍今年已然八歲啦。

按年代說，宋時年間，人全是身量高，心眼也實在。少時僕人將石祿抱到前面。焦雄一看石祿骨格像貌，無一不好，他一說話可全是傻話。他一出來傻問道：「咱們爹叫咱們乾甚麼呀？這個二格把我領來啦。」焦雄問：「你叫甚麼呀？」石祿說：「咱們爹知道，我不知道。」石錦龍說：「告訴你二伯父說，你叫甚麼。」石祿說：「我叫玉藍。」錦龍說：「我可要走啦，你二伯父叫我來啦。」石祿說：「伯父叫走咱們上哪裡去呀？那我得跟著。」石錦龍說：「我們去找老虎去，你跟娘在家吧。」石祿說：「我不在家。」石錦龍說：「老虎可咬你，回頭我打不過老虎，老虎就把你叨走。」石祿說：「我叫老虎把我叨走，我不怕老虎，我在家我娘淨打我，沒有一天不打我的。」石錦龍說：「你淨鬧嗎，還能不打你？」石祿說：「反正我不在家，咱們爹上哪去，我跑到哪裡。」石錦龍說：「二哥呀，就是他離不開我，要是離得開我，我早就上了盤龍島，看一看那老賊究竟有甚麼樣的武藝。」遂說：「玉藍呀，你在家吧。」石祿說：「不成，我非跟著不可。您上哪我跟你上哪裡。在家我娘竟打我。」石錦龍說：「誰叫你鬧呢？不鬧決不打你。」石祿說：「您要不帶我去，我就跳後院那個井去。」焦雄說：「那不淹死啦嗎？」石祿說：「焦二伯父，您不信問我爹，跳井裡好幾回啦。」石錦龍說：「二哥不知道，這個孩子是天生的蠢性。」焦雄說：「那麼你就帶他走一趟吧。」石錦龍說：「玉藍呀，我帶你去，恐怕你驚手。」石祿說：「我不驚手。我是在那裡等著，我一定聽你話。」石錦龍便將僕人，一齊叫了來。少時僕人六七名，一齊來到。石錦龍問道：「你看哪個僕人跟你好？咱們帶哪個僕人。」石祿說：「這個僕人好，他帶出我去淨打我，那個也好，我老娘給錢，他全給花啦，我不給他花，他淨打我。那咱們就帶這個人吧，他竟哄著我玩，他跟二叔好，我跟我老娘要錢，他就說不用要。咱們可以帶他去吧？」石錦龍雖然這麼問，他可不能淨聽孩子的，心中暗想：外莊之人，來我家中作事，怎樣也是稍差，不如近枝近派，我四弟薦來的人，怎麼說他也姓石，俗語說的好，是親三分向，是火熱似灰。這才命僕人外頭預備車輛，說好明天動身。焦雄隨著石錦龍，眾人談話已畢，天色已晚，廚房預備吃喝。石錦龍到後面安置齊，夜行衣靠，水衣水靠，軍刀百寶囊，通盤收拾齊畢，拿到前邊書房。石祿在後邊緊跟著。錦龍說：「你怎麼緊跟著呀？」石祿說：「我要不跟著，回頭您走啦。反正我後半個天不見您，我就跳井裡去，還跟龍王爺玩去。」焦雄一看這個孩子長得憨憨傻傻，後來必主大貴，連忙說：「玉藍呀，你今天跟我在一處睡覺吧。」石祿說：「咱們三個人一個屋裡。您得看著我爹，要不看著，你就沒了影兒啦。」當時他們也就在一個屋中睡啦，一夜無事。第二日天明，大家起來，洗臉喝茶。石錦龍說：「二哥咱們還是吃完了飯再走吧。」焦雄心中暗想：弟兄交友，不在吃喝，遂說：「也好，那麼咱們吃完了酒飯一同前往吧。」當時又叫過管家石安來，說道：「我們在此用飯，你出去叫他們套下一輛花車，將我二人馬匹備好。」石安答應，少時進來回話說：「車輛馬匹全已備齊。」這裡他們爺三個用飯。別看石祿年歲小，吃飯很有規矩，他就照著眼前吃，焦雄與他布菜，他才敢吃。少時他們吃喝完畢，命人將行囊褥套，放好車中，帶家人石俊，為是照管石祿。石錦龍與焦雄弟兄二人一齊來到外面。焦雄將大槍掛在馬上。錦龍弟兄三人，往外相送。剛出石家莊北門，石錦龍說聲：「三位賢弟，我走後務必格外注意這全莊的安寧。愚兄我治服水寇，即行回來。」三人說：「是，那麼二哥，你在路上多要保重。我那兄長性如烈火，到了那裡，必須見景生情，免得受水寇之計。」神槍焦雄說：「三位賢弟，你們快請回吧。我們到了那裡，自然是見機而作，諒也無有多大的舛錯。」石錦龍說：「二位仁兄可要多留神。」焦雄說：「你們不必掛心，料也無妨。」當下他們弟兄看相離寨門遠啦，這才對一抱拳，然後石錦龍上馬，石俊上了馬，說道：「石祿啊，你看街面，

這個村莊接著那個村莊，接連不斷。」

說話之間，他們一齊奔秀水縣的南門而來，看見這路東西的稍門，左邊門有一個紙條，上寫石宅。石俊與趕車的劉六說道：「你看咱們莊主爺，多有威風，凡是門上貼著石宅的，那全跟咱們莊主爺有來往。」劉六點頭稱是。當時他們打馬趕車，大家一齊向前趕路。書是有話即長，無話即短。他們一路之上，石錦龍必在住店後夜換緊衣，到各處查看，有那偷花盜柳的沒有，他是仗義的行為，專門打路見不平。饑餐渴飲，曉行夜住，非止一日。這天來到了京都臨安城，關廂南口以外。二人翻身下馬，拉馬匹一齊往裡走，抬頭一看，見鎮店門前站了許多人，不知何故。兩個人拉馬匹，便搶行幾步，到店門外一看，見是馬子登他們，正在門外練啦。早有小伙計上前說道：「你快進去回稟列位達官爺，就說現下已將石老達官請到，請大家出來迎接。」馬子登忙命馬子燕往裡回稟。子燕向裡而去，見了蔣兆熊，一報告，蔣兆熊說：「八位賢弟啊，你我大弟錦龍來啦，快出去與我那二弟接風洗塵。」哥九個這才一齊往外走，到了門外，往兩旁一閃，正目一看石錦龍實在是威風。蔣兆熊說：「二弟，後邊那個花車是做甚麼的？」焦雄說：「那是你我大弟的二公子石祿。」眾人是看父敬子，一齊撲身來到近前，大家往裡一看石祿在車內。蔣兆熊說：「傻小子玉藍來啦，我得抱一抱。」當時大家將此車圍啦，蔣兆熊上前將石祿抱在懷中，忙命伙計拉著馬匹，前去刷飲喂溜。焦雄先將那大槍摘下，拿到裡面，放到軍刀架子上。蔣兆熊用手一摸石祿的腰，說道：「這個孩子好大的骨格！」遂問道：「鎮甫，你可曾與此子折腰？」石錦龍說：「此孩正用著功課啦。」大家一邊說著，便來到裡面。是認識主兒，大家對施一禮。不認識的主兒，有焦雄給引見，落座吃茶。談話之際，蔣兆熊又將水寇畢振遠之事，細說一遍。石錦龍說：「眾位兄長，千萬別長水寇之威，滅咱們五路達官的名譽。要不是有玉藍，我早就到了那裡，將水寇治服。」蔣兆熊說：「大弟，那水寇在山上的兵卒，足有四萬出頭，他們那裡能征慣戰之人，不計其數。」石錦龍說：「眾位兄長，他山上有雄兵百萬，戰將千員，一人主權啊，我與那主權之人，分上下論高低，分勝敗與輸贏。必須准許咱們五路鏢行橫行天下，叫那水寇見了咱們的鏢船走，是免戰高懸，閉門不出。」蔣兆熊說：「馬子燕，你趕快進城將嚴春請到。」子燕答應，當時柳金平、柳玉平兄弟二人也跟隨，他們弟兄三人，一齊前往，到了臨安城內，西門裡那座雜貨店，說道：「辛苦列位，嚴掌櫃可曾在家？」裡面先生說道：「外面是那位呀？嚴掌櫃的同著老和尚在廟裡去監工，自那天走後，一去未歸。」

三個人一聽，這才回到南門外，來到武聖人廟，往裡一看，果然正在修廟。他們忙問道：「這位，那位雜貨店的嚴掌櫃可曾在此？」瓦木工人等說道：「不錯！正在後面監工。」此時早有人往裡回稟。嚴掌櫃同著老和尚出來了，當時便與馬子登等，同來到鏢店。蔣兆熊領著石祿，迎了出來。老和尚一見，口念：「阿彌陀佛，待我看看這位公子。」問道：「老達官這位公子，是哪一家呢？」蔣兆熊說：「老和尚，您看此子骨格怎麼樣呢？」老和尚說：「此子後來必大貴，此公子臉上帶著官運哪。」蔣兆熊說：「好！來來二位到櫃房。」眾人此時見老和尚來到，連忙全站了起來，將老和尚讓了上座。蔣兆熊聽大家傳說，僧人看相如神，遂說道：「老和尚，請您看一看，此子是哪一位達官之子？」按說這地方，就是要號號老和尚的脈，看看怎樣。老和尚仰臉一瞧大家便說道：「蔣達官，本是笑談，您要看看我的文學。我聽我師祖所談，他老人家名為了然，乃是大相國寺的方丈，說我僧人說話，是說一不二。蔣達官，這一位達官貴姓啊？」蔣兆熊說：「姓石。」和尚說：「這位公子，乃是石達官的次子。」石錦龍一聞此言，連忙站起身形，深鞠一躬，說道：「謝過聖僧。」老和尚說：「此子石祿，將來長大成人，必能給國家出力，你們石宅必要改換門庭。」石錦龍說：「這是武聖人殿，落地重修，將來我兒石祿，若是高官得作，我今天是出口是願，還得讓此子落地重修。」老和尚說：「此次重修是有嚴掌櫃與蔣達官，對我言講，是怎麼底坐延年，怎麼修理。你子能是高官得作之時，我求施主，重修塑化金身。」蔣兆熊說：「您看此子氣色，能到多大年歲，可以作官呢？」和尚說：「此子是有朝中大官相輔，命有上人見喜之命，官職還小不了。三□歲往裡不見官遠，落地重修多錢，小僧我決對如數奉上，決不失信。」大家一聽，連連抱拳稱謝。蔣兆熊便把嚴掌櫃的意欲返家之事，說了一遍。嚴掌櫃的說道：「這位石達官，早路走鏢有一位算一位應當多少位？石錦龍說：「嚴掌櫃的，您這個算是富鏢還家。」嚴掌櫃的說：「不錯！我是打算在東海岸誇示一番，花多少錢我倒不在乎。」石錦龍說：「您這一回家實有敵國之富，我們的責任很大。」嚴春說：「蒙各位達官抬愛，有一位算一位，每位□兩銀子腳錢。」眾達官謝了。嚴春又問：「要走水路，必須用多少只船呢？」石錦龍說：「船倒用的不多，用兩隻漂洋舟、一隻客船、兩隻飛虎舟、兩隻飛豹舟、一隻飛鳳舟、一隻戰船、一隻太平船。用這只太平船，為是走到江灣海島，遇見有人呼喚，可以靠岸去；買東西呢，可以用飛豹舟；中途水手們與他船水手打架，可以用飛鳳舟去解圍；往來接人送人，必須用飛虎舟；兩下裡若是對敵動手，必須戰船；運送貨物，必須用木板船；上任官、卸任官，必須帶客船。江中水手是各抱一把，是有船棹的船隻，上面有滑車子是鏢船，上面沒有滑車子那是貨船，買賣船。要是官，在下面有一橫梁為是好掛氣死風燈。」石錦龍說：「大概也就是如此。」當下雙方決定，上邊預備好了六輛大車。錦皮光亮物品，便是那珍珠瑪瑙等等，雖然說是在京都之內，也須用達官照管一二。蔣兆熊說：「我去吧。」當下來到外邊，隨著嚴春，一同前往，並且囑咐好了伙計。他告訴家人叫搬哪件，就可以搬哪件。眾人答應，便一同來到江門裡雜貨鋪，車輛站住，有人來到裡面，一看那許多的箱子櫃子，俱都上著封皮。忙命伙計往外搬。大眾人等，一齊往外搬。蔣兆熊一看，這東西太多，遂下令叫伙計先把車套上。當時車在門前，打成車圈，便向嚴春說道：「嚴掌櫃的，據我看紅白二貨太多，以及行囊褥套，這三□三輛大車，不夠裝的。我還得叫人去找車去。」嚴春說：「全憑您調動吧。」蔣兆熊忙命伙計回鏢店，加車□輛。伙計說：「達官爺，今天無論如何，捆緊車輛，也齊全不了。」說完他如飛似的回到店中向眾人一提。當時尤鳳凰、焦雄、穆德芳，哥三個帶著□輛車，大家來到西門雜貨鋪，面見蔣兆熊，蔣兆熊說：「三位賢弟，你們看這些東西件數太多，必須多這□輛才可以，叫他們車輛拴在一處。」眾人也來在外面。西面的蔣兆熊，東面的焦雄，南面尤鳳凰、穆德芳。耗來耗去，天氣暇晚，大家預備吃喝。吃喝完畢，大家分班派人值夜。

一夜無書。次日天明，大家人等拴緊車輛，又是一天。蔣兆熊、焦雄、尤鳳凰、穆德芳，哥四個圍著車輛查看一下子，是怕有繩扣不實的等事。查看完畢，並無有分毫偷閒，這才命大家伙車輛起身。到了興順鏢行裡頭，排列好啦，一字長蛇的情形，便將石錦龍的鏢旗，插在頭輛車上。這桿旗子是長方的，高有二尺八寸，寬有二尺，這麼一面小白旗子，當面靠下邊，有一對菱角腳合著，上邊又畫著一對五節鞭，□字樣搭著，有一行小字，寫的是祖居夏江秀水縣，南門外石家鎮，姓石雙名錦龍，號叫振甫，別號人稱聖手飛行，大六門第四門，鏢行開設揚州府東門內路北，萬勝鏢店。第二輛車上也阡著一桿杏黃色的三角旗子，上面是御賜的字，寫的是奉天承運，如朕親臨，御賜興順鏢行，開設在臨安城南門外，鏢行□老，總運官姓蔣，雙名兆熊。由此往下每輛車上，全有一桿黃緞旗子，有藍火沿的、有黃火沿的、也有白頭沿的、有綠火沿的，可是中間也有不帶火沿的，姓焦的當時有個焦字，也有是尤字的，也有是詳字的，阡好了鏢旗。後邊單有七輛敞車，好比當今小驕車相仿，上邊全有蘆棚，車上全有行囊褥套以及大家應用物件，車上有一個扁形鐵絲燈籠，上面有字，也是跟旗子上一個樣，為是白天看旗子，到了晚上好看燈籠。在後面有一輛花車，裡面是石家鎮的僕人帶著公子石祿，排列好了次序。第三天天明，由裡面拿出三支大桿子支起，拉起一卦鞭來，足有一千五百頭。眾人一齊來到武聖人廟，參拜已畢，外邊便將鞭點著了。當時沒有一個間斷，一直響完，大家無不歡喜，准知道這一路之上，一定平安無事。大家道喜，各人心滿意足，大家知道，這一趟是足啦，回來之後，東西是東西，銀錢是銀錢，膘滿肉肥，大家人等這才各拉馬匹。焦雄將馬匹大槍全備好，與石錦龍兩人，向九老告辭。蔣兆熊與八老往外相送。焦雄說道：「我帶他們四個伙計，到了揚州，派回二人，好叫他帶回車輛。」蔣兆熊說：「好吧。」當時又派四人前去。那馬子登、馬子燕、柳金平、柳玉平，各人備好了行囊馬匹。水路上喊鏢是馬家弟兄，旱路上是柳家弟兄。鏢車四□三輛，最後有一輛花車，大家人等，這才由此起身。

一路之上，饑餐渴飲，曉行夜住。這天來到揚州府，進北門出東門，便來到路北萬勝鏢店。有人從裡面來拿出一個鏢旗來，插在頭輛車的裡首裡。車輛人等這才來到揚子江的西岸。此時西岸上眾人，往西一看，這一片鏢車太多啦。那揚子江中使船的眾人一看，見這鏢車全奔江岸而來。在江的上岸有座西朝東五間大房，房裡頭有兩丈高的磚台，一丈六的見方，上頭有一亭子，亭子當中

掛著一口鐘。有人到了上面，那聚船鐘「噹噹當」的就響啦。是大船一聽見鐘響，便一齊來到西岸，全靠了岸，搭上跳板，安好了錨。大眾人等，全都奔舟登岸，上高坡往西看著。少時鏢車來到此處，有人問道：「達官爺，可用船嗎？」當時馬子登說：「用三隻飄洋舟，長短在四丈八，寬在三丈六，船艙當間有一間小房。」這船上邊除去木頭就是竹子，一到船上，那外面是油漆彩畫，上面有花鳥人物，下面是虎皮石，俱都是畫的花卉。鏢車上所用的東西，以及弩箭匣等物件，全放在麻洋船上。這船前後中三道大艙，凡是吃喝物品，滿全放在這艙上。就將這四□三輛車，在岸上一卸。當時眾人一陣忙亂，鬆繩解扣，緊控大船。前後左右，由馬子登弟兄巡視已畢。那船行在中途，要有個失落物件，那全是他們四個人包賠。所以看好了，這才將車上的鏢旗拿下來，阡到大船之上。前後三隻飄洋舟，頭裡是興順鏢行的旗子，第二隻是萬勝鏢局的旗子，第三隻是紫緞色的鏢旗，白火沿。三船的後頭有一隻客船，客船後頭麻洋船，麻洋船後是戰船，戰船左右兩隻飛虎舟，右邊還有飛鳳舟，後面還有飛豹舟，是船隻滿全齊啦，有人在岸上，買好了船上一切吃食物品，又將石祿以及石安，連同車上東西，全搬到船上。馬子登、馬子燕二人大聲說道：「那些個車夫人等，要有願意跟著船走，直快上舟，不跟鏢車走的，快將車輛馬匹帶到萬勝鏢店。」此時岸上車夫人等，滿全回到萬勝鏢店，候等二位達官。達官說：「用不著鏢船，每人二兩，撒跳起錨。」船家忙問：「達官爺，咱們奔那裡去？」不知焦雄說些甚麼，且看下回分解。